

20

谢翱生平籍贯考证

(论 文 集)

福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

· 1 9 9 0 · 9 · 1 0 ·

福安谢翱后裔分布图





说明：谢翱故里在“福安穆阳樟南坂利湾”。樟南坂位于今福安穆云乡咸福村南面，该坂上有相距不到2里的两个村落：一曰咸福，一曰利湾。至清乾隆时，当地人又并此两村为一，总称“咸里湾”，现两村已连成一片，称咸福。谢翱确切故里即今咸福村。

目 录

谢翱籍贯考.....	陆东生 (陈瑞生) ²
谢翱疑事考辨.....	施景西
评谢翱籍贯霞浦说兼及长溪地名问题	
与郁田同志商榷.....	施景西
离骚未尽灵均恨。志士千秋泪满襟	
谈谢翱的生平思想和诗歌创作.....	缪品枚
《福安县志》有关谢翱资料辑.....	缪品枚

〔说明〕这个材料集是为参加宁德地区方志委组织召开
(省方志委《人物志》编辑室参加)的有关谢翱籍贯讨论会准
备的材料汇编。经列举大量论据,从古文献记载、谱谍遗址、
人文地理、家世渊源,几个方面详尽重申了谢翱为福安人这一
历史事实。希望通过这个材料集澄清出版物上谢翱籍贯标注的
混乱现象,并就教于有关专家。

—— 编 者

谢翱籍贯考

——陆东生

谢翱是福安县穆阳樟南坂人。有旧志为证，其中最具权威和说服力的，如：

《福宁府志》（以下简称《府志》）人物志卷二十一载：

“宋，福安县。谢翱，字皋羽。后徙浦城……”。

《大清一统志》（以下简称《一统志》）三百三十一卷载：

“谢翱，字皋羽，福安县人。父钥，有至行……”。

两《志》的记载如此明确，本来是应该不会发生争执的，遗憾的是，其籍贯在元、明之际发生的延平、建宁、长溪、粤人等争议结束之后，而是近几十年来却又误为霞浦县人。考其所以有上述不同籍贯说的原因，由于谢曾毁家募兵从文天祥勤王。宋亡后，谢为了避免元朝的侦缉，只身出走，流亡两浙间，讳其籍贯、身分，自称粤人，最后病逝杭州。为其立传的朋友们，出于政治上的顾虑，对其籍贯，或为之隐讳，或含糊其词，这就是几种不同籍贯说产生的原因和争议的起因。

几种不同籍贯说的分析和长溪籍的被确认

闽人说：见任士林撰《谢处士传》（以下简称《任传》）。任与谢同时，观其传中点出谢钥，可知此人能故知其家世，与谢交谊不薄。因有顾虑，只言闽人，而不详其府县，故意含糊其词。

延平说：见邓牧撰《谢皋父传》（以下简称邓《传》）。邓为谢的至友，对其籍贯岂有不知，径作延平，可见其顾虑之深。

建宁说：见胡翰撰《谢翱传》（以下简称胡《传》）。胡晚于谢五十八年，其说当得诸传闻把他称为建宁人，不无依据，因谢曾徙居浦城之故。

粤人说：这是谢翱的自称。见谢集《金华洞人物古迹记》及《广惜往日》小序，均自署为粤人；又《元旦立春》诗也有“闲庭忆粤乡”之句；又谢墓题“粤谢翱墓”。自称粤人的原因已见上述，明初去元未远，有关谢翱的资料，尚未尽出，故粤人说流行得相当长久。但自方凤所撰《谢君皋羽行状》（以下简称方《状》）及吴谦所撰《谢君皋羽塘志》（以下简称吴《志》）二文出现流传以后，粤说不攻自破。因方、吴俱为谢翱至友，其所纪述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。方《状》、吴《志》都明确地写道：谢翱为“福之长溪人”。至于墓碑的粤字，方《状》说：

“伐石表于墓曰：‘粤谢翱墓’，盖君尝入剡，见戴颙墓表云然”。

明白指出，墓碑是遵照谢翱遗命，仿戴颙墓表而题的，实则不是粤人。

长溪说：见方《状》、吴《志》及宋康撰《谢翱传》（以下简称宋《传》）。因方、吴二文的传信价值，谢翱的长溪籍始为世人所公认，而其余诸说，自无立足之地了。

误为霞浦人的前因后果

谢翱长溪籍确定后，明、清以来的学者一致承认其为福安县人，并无异词，其误为霞浦，实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郑贞文编撰的《闽贤事略初稿》（以下简称《事略》）。

建国前，郑氏长省教育厅时，于民国二十四年奉令编辑《事略》作为中等学校的乡土教材。当其写谢翱事略时，未考旧志，臆断以为籍隶霞浦。第二年对此书又加以修订，前后两次付印，都以省教育厅名义出版，不标定价，专作教材及赠送之用。以后似又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公开发行。此书经过连续付印，数量自然不少，除作教材外，还有大部份赠送全国各藏书单位，流布极广，影响也大。现代普遍以谢翱为霞浦人，极大可能都来源于此书。！

但过了五年之后，郑氏因视察闽东学务来到福安，经当地人士的介绍，并查证有关谢翱的文献，始知谢为福安穆阳人。所以郑于民国三十年校刊《铁函心史》并《希发集合刊》（以下简称《合刊》）时，在序中说：

“旋奉令编辑《闽贤事略》，仅知谢为长溪人，未审属今何县？盖福宁府古称长溪，颇疑籍隶府治霞浦，去冬视学闽东，询父老，考志乘，始知谢为福安穆阳人，其母家缪氏，今尚为穆阳望族”。郑氏从前对于谢籍的推断未免轻率，但发现错误，立即改正，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，是作为文史工作者起码应具的高贵品质。

惟《合刊》卷帙繁多，出书又在抗战紧张时期，一切条件困难，

但只印一次，数量自不如《事略》多，流布和影响远不及《事略》广泛。因而郑氏改正谢籍一事，不大为人所知，或虽知之，但为先入之说，掠美之见铭刻心坎。加以一部分文史工作者，又从而推波助澜，更进一步以福安析县在先，谢翱逝世于后为理由，以证实谢籍确系霞浦之说。

按唐武德六年，以温麻废县置长溪县，都督王童移长溪县治于连江，改名连江县。嗣圣十四年（694年即周延载元年）复置长溪县，而连江自为县如故。此时的长溪县疆域，包括现在的宁德、福安、霞浦、福鼎、寿宁、周宁、柘荣等县地，以后宁德、福安（包括寿宁、周宁及柘荣一部分）相继析出置县。至元成宗贞元年（1295）谢翱逝世时，福安置县已整整五十年，长溪县地只剩霞浦（包括福鼎及柘荣大部分）。持霞浦说者认为，谢翱逝世时，福安置县已久，当无再称长溪之理，谢既为福安人，谢传作者对其籍贯，何以不作福安，而仍作长溪？可证谢为霞浦人无疑。

这种逻辑，从现代的角度来看，应该是对的，但没有考虑到古代文人（包括现代的老一辈知识分子）行文，对于典章、名物一般都有袭用前代旧称的习惯，地名也不例外。如金陵、广陵、会稽、钱塘等，都曾长期沿用不替（实则使用古称，对文章并起不到任何作用，只会给后世带来混乱的现象而已。其弊见附录1.2.3）。在这种惯例下，福安置县之后，并不禁称长溪。下面节引《福安县志》（以下简称《安志》）所载，明万历时人写的《唏发集》序三则和《谢氏宗谱》

(以下简称《谢谱》)的谱序一则为证。

一为福安县知县张蔚然序：

“不自意试宰长溪，亟访臯羽遗迹，得友人徐兴公所订缪氏本重为参核，属郭生鸣琳布之”。

二为宁德崔世召序：

“嗟乎，先生生长吾长溪，而踪迹满四方，……大抵吾斗大长溪，其山川磅礴多奇，其人往往有侠烈豪爽之气不可磨灭”。

三为福州徐燊序：

“吾乡于宋遗民得两先生焉；一为长溪谢臯羽；一为连江郑所南思肖。……虎林张维城（即张蔚然）先生来令福安，正臯羽所生之地”。

四为道光间据康熙旧谱修的《谢谱》谱序：

“昔谱所载，祖系演然……及钥公字君启者，始迁长溪穆阳樟南坂利湾居焉”。

四序清楚地证明了，在古人的笔下，福安置县数百年（宋淳祐五年至清道光即一二四五——一八二一年）后，仍称长溪之例。准此四例，则谢传作者于福安置县五十年后，仍称长溪，有何足怪！

如按持霞浦说者的逻辑来理解上例，则张蔚然之“不自意试宰长溪”，是到霞浦做知县；崔世召之二句“吾长溪”，可作为崔是霞浦人的确证；而谱序的“始迁长溪穆阳樟南坂利湾居焉”，也照例理解为霞浦穆阳樟南坂了，可是穆阳樟南坂从古以来就属于福

安，“只此一家并无分号”啊！

第三例是长溪、福安古称，今名互用最典型的例子。开头说：“一为长溪谢皋羽”。接着说：“虎林张维城先生来令福安，正皋羽所生之地”。清楚地道出长溪就是福安；福安就是谢翱出生的地方。

以上例证，充分证明了上述逻辑片面性，以之作为论证谢籍的依据，是站不住脚的。

从旧志的记载及各传、状提供的家世、

亲属线索，证明谢翱确为福安县人

《府志》和《一统志》都明确地书载，谢翱为福安县人，已见上文所引。按福宁府辖霞浦、福安、宁德、福鼎、寿宁五县，治在霞浦，《府志》对于所属各县的历史、人文，断无草率从事之理。《一统志》是清朝官修的地方总志，从康熙至道光三次编辑而成，最称精审。二志所载，足为信史。

现在再看各传、状所提供的家世、亲属线索：

方《状》说：“君讳翱，字皋羽，福之长溪人，后徙建之浦城。曾祖景晖、祖嘉，至其父钥，以春秋学为妇翁缪正字烈所器重。著《春秋衍义》十卷、《左氏辨证》六卷”。

吴《志》：“君讳翱，福之长溪人，后徙建之浦城。曾祖景晖、祖嘉，父钥，母缪氏，秘书省正字烈之女”。

宋《传》说：“谢翱字皋羽，福之长溪人，后徙建之浦城。父钥，性至孝，居母丧，哀毁庐墓，终身不仕。通春秋，著《春秋衍义》、

《左氏辨证》传于时”。

任《传》说：“谢翱者，字皋羽，闽人也，父钥，性至孝，丧母，行服庐墓，终身不仕”。

胡《传》说：“父钥，居丧哀毁，人称其孝”。

以上三《传》、一《状》、一《志》所载，可归纳如下：

一、谢翱，字皋羽，长溪人，后徙浦城；

二、父谢钥，性至孝，居母丧，哀毁庐墓，终身不仕。著有《春秋衍义》十卷、《左氏辨证》六卷；

三、外祖缪烈，曾任秘书省正字。

再检《安志》人物门，谢翱事略说：

“谢翱，字皋羽，钥子，穆阳人，徙居浦城”。

又孝义门，谢翱事略说：

“谢钥，字君启，翱父，性至孝，居母丧，哀毁庐墓，终身不仕。著有《春秋衍义》十卷、《左氏辨证》四卷”。

又文苑门，缪烈事略说：

“缪烈，字允成，穆阳人，少有大志，登嘉熙二年进士，迁正字”。

对勘之下，结果完全相符《安志》并补出谢翱穆阳人，谢钥字君启，缪烈字允成，穆阳人，登嘉熙二年进士等资料。

又据福安县溪潭公社院前村发现的《谢谱》，对照之下，原来谢翱就是他们的四世祖，谱中除一世祖景晖名下无事迹外，二世谢嘉

生二子，长子谢钥，次子谢^翀翔。

至此，对于各《传》、《状》所记载的关于谢^翀翔的身世、亲属，都在福安找到了着落。

据此，可以考定谢^翀翔确为福安县穆阳人。文献足征，绝无可疑，至其故居在穆阳樟南坂，系据前引的《谢谱》谱序及明人缪一凤的《^晞发集》跋。郭刻万历版《^晞发集》张蔚然序说：

“先订是集者，为穆阳孝廉缪一凤，有诗曰：‘可怜当日西台泪并作桐江日夜流’。且称：‘皋羽为同里樟南坂人’。盖于是集亦有标识功”。

按缪一凤为嘉靖壬子举人，《安志》称其：“宰石城，调宁都，皆有惠政”。可见以谢^翀翔为穆阳樟南坂人之说，来源极古，可追溯到嘉靖以前及更前，决不是后人附会之词。且缪一凤为谢^翀翔外祖父缪烈的后裔，对谢的身世、故里，祖辈相传，其言最为可信。

此外，如明、清以来福安的祀典、祠庙及校刊《^晞发集》的情况和现存的文物等，都可作为有力的旁证。

祀典、祠庙：

乡贤祠，在大成门右。……谢^翀翔……。

忠义祠，在训导署前。……谢^翀翔……。

三贤祠，在城关。明万历四十七年，知县张蔚然建。祀唐薛令之、宋郑虎臣、谢^翀翔三先生。祠久祀。乾隆二十一年，三姓裔孙建，邑举人四川郫县知县李馨有记。道光四年重建。

仰止祠，在十八都（穆阳），宋郑寒、缪烈、谢翱（三人均穆阳人）。

以上均见《安志》。

刻集、文物：

福安校刊《希发集》，以明嘉靖缪一凤本为最早，有缪氏自跋。已佚。次则为万历末郭鸣琳刻本，有杭州张蔚然、福州徐炳、宁德崔世召三序。已佚。三序均载《安志》。三则为光绪丙子叶韶桐“秋井家塾”刻本，有县知事（县长）刘玉璋序，现县图书馆尚存叶刻《希发集》三部。

祠祀和刻集，原为古人用以纪念前贤的形式，无足称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刻集至于再三和谢翱以一人而入祀四祠，为福安自唐迄明九百年间的三十九位乡贤中惟一的特例。充分体现出福安县人民缅怀这位杰出诗人、爱国志士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，而致以崇高的敬意。同时也提示人们，这些始自前明以迄逊清的纪念活动，如此突出地、集中地出现在福安，有力地提供一系列谢翱籍隶福安的历史依据。

谢翱一生的行踪、活动与

霞浦并无任何瓜葛

现在再把以上的三条线索，以与《霞浦县志》（以下简称《霞志》），对勘，遍检该《志》人物的循吏、职官、武功、儒林、文苑、忠义、孝友、义行、隐逸、流寓、方技、方外等志，并无关于谢翱、

谢翱的只字记载。对比之下，非常明显地看出，霞浦并不具备谢翱为其县籍的应有条件。

又考各《传》、《状》，只言徙居浦城，绝无徙居霞浦之说。细按谢翱一生活活动，据清徐沁所辑《谢皋羽先生年谱》：十七岁随父赴杭州。十九岁试进士不第。二十岁以后落拓漳泉间。二十九岁从文信国勤王。三十一岁流亡两浙间，直至病逝杭州。平生足迹未涉霞浦，其政治活动也不见与霞浦有关联的记载。

结 论

根据以上的文献、资料所提供的家世、亲属线索，活动迹象等来对照、分析，所得的结论是：

一、宋亡后，谢翱流亡两浙间，讳其籍贯、身分，并自称粤人以避侦缉，逝世后，谢《传》作者对其勤王一事深具戒心。故任《传》只言闽人，而不详府县，邓《传》则直接作延平。因之元、明之际，对其籍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，方、吴二文流传以后，谢翱长溪籍始为学者所公认。

二、谢翱长溪籍确定后，明、清以来的王朝和学者一致承认谢为福安县人（有多种旧志和祠庙为证）。至郑贞文编撰《事略》时，未检旧志，始误为霞浦。后郑虽改正前说，改隶福安。但因其前说者无视郑氏更正之文，更以福安置县之后，不应再称长溪为理由，以证谢籍确系霞浦。其说颇能惑人耳目，实则不明古人行文习惯，以今律

古，失之片面，不能作为论证谢翱的依据。

三、早在二、三百年前的《安志》、《府志》、《一统志》里已明确地记载，谢翱为福安县人。由于这些旧志外省人士和一般人不容易看到，因而以讹传讹。兹据谢翱至友方、吴、任及稍后的宋、胡所撰的《传》、《状》提供的家世、亲属线索，以与《安志》和《谢谱》对勘。发现这几篇六百年前、千里之外的纪述，和当地文献的记载，若合符节。尤其难得的是，谢翱之见于各《传》、《状》和《安志》落实谢翱的里籍，对于考定谢翱的籍贯来说，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。此外，再证以《谢谱》谱序及明缪一凤的《晦发集》跋¹，证实谢翱确为福安穆阳樟南坂人。无论公私文献都有明确的记载，信而有征，灼然无可置疑。

四、按《霞志》修于民国十五年，是福宁府属县中最晚出版的一部县志。其人物各志既无关于谢翱父子的只字记载，《志》中对《府志》、《安志》都明确记载谢翱为福安县人一事，也未提出异议，可见当时修志的前辈根本就不认为谢翱是霞浦县人，又考各《传》、《状》也未发现谢翱的活动有涉及霞浦之处，不言而喻，霞浦不但不具备谢翱为其县籍的应有条件，综谢一生也不见与霞浦有任何关联的迹象。

附 录

1、何孟春《冬余序录》：“今人称人姓，必易以世望；称官，必用前代职名；称府州县，必用前代 邑名，欲以为异，不知文字

间著此，何益于工拙。李姓者称陇西公，杜曰京兆，王曰琅琊，郑曰荥阳，以一姓之望而概众人，可乎？官职，郡邑之建置，代有沿革，今必用前代名号而称之，后将何所考焉。此所谓于理无取，于事复有碍者也”。

2、顾亭林《日知录》：“以今日之地为不古，而借古地名；以今日之官为不古，而借古官名，皆文人所以自盖其浅陋也”。

3、现代程千帆：“又官名、地名，代有因革，或实同而名异，或实异而名同，令典昭彰，未可妄易。文士以求雅避熟，偶于吟咏施于古名，理固非宜，而累尚小；至碑志、史传，所以征信后世者必从今制，不尔则于理甚”。

谢翱疑事考辨

施景西

宋末元初。有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民族诗人——谢翱。他参加过文天祥的抗元军事活动，南宋覆亡，抗元失败，他隐遁漂泊，慷慨悲歌，诗词用语亦极隐晦沉痛，诗风颇似李贺。他的生平行事和原籍、葬处等情况，因生当乱世，记载互异。他的诗作文稿死后随葬。传世有《唏发集》十卷、《唏发遗集》二卷、《遗集补》一卷、《西台恸哭记·注》一卷、《冬青引·注》一卷。附所辑《天地间集》一卷。后人对他的诗评价极高，或称他“诗文桀骜有奇气，而书概亦卓然可观”（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），或说他的诗，“古体颇颇昌谷（李贺），近体则卓炼沉着非昌谷所及也”（见《唏发集钞》）；或称之为“宋末诗人之冠”（明·杨慎语）、“南宋翘楚”（清·王世贞语）。谢诗矫健不凡，一变宋诗的萎弱习气，开了元诗的新风尚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，无可否认。各级志书也都拟为他立传。但若干众说不同的问题，却有必要加以考辨。

一、谢翱故里的确切地点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只说是“长溪人，后徙浦城。”但《大清一统志》（卷三百二十四）已云“福安西州里穆阳樟檀坂有翱宅”。